

看，那树

更多相关资料请在微信搜索英语背单词小程序！

我又一次来到了那树的底下，十三年过去了，那树已经一眼抬头都望不到树顶了。不仅仅是因为它长得高，而且是枝繁叶茂。也正是在十三年后，我十七岁的时候，我才确切地知道，那树的种类——大叶相思。

那树生长在老家一条通往隔壁镇的道路边，四岁那年的植树节，妈妈教书的学校组织学生给通往隔壁镇的路两边植树。我当时没人管，而妈妈作为老师又要去现场，无奈带上了我。

记得我当时站在路边是那么地无聊。同样是没人管，只是有妈妈在身边的不同而已。这让我放心，也更让妈妈放心。然而一轮清点下来，树苗的数目比所有师生加起来还多。理所当然，在妈妈带领班级的区域，就有了我种下那树的机会。然而我当时除了什么都不懂之外，个子还小得可怜。只是勉强能够扛起锄头，更不可能挖坑了。哪怕大叶相思树苗的高度总共不过三十厘米，挖下去的坑跟一个水杯差不多就足矣，但是我就抱着发下来的树苗不知所措了。

最终，以老师儿子的特殊身份，加上一个小孩子的“特权”，妈妈的很多学生七手八脚，大家一边笑一边帮忙地挖好坑，再帮我填土，浇水。整个过程中，除了把树苗放进去是我亲手做的以外，其他过程都是身边的哥哥姐姐帮忙的。种树活动结束后，我还大言不惭地说那棵树是我种的。学校的领导听到了不禁一笑，“那我顺便把你的名字写到我们学校的义务种树记录里好吗？”马上引来周围人群的哄笑，我一下子就脸红了，低下头去默不作声。

就在当年的七月份，刮了一场九级的台风。我深刻地记得台风后的一次兜风，我还特意要求爸爸开车走那条路。为的就是看一看我的那棵树是不是安好。有没有折枝，有没有倒？这么大的台风，我躲在家里两天半，它能否经历起风吹雨打呢？记得在路上的时候，我的心思全在那棵树上，根本不理睬旁边的其他景象。短短十几分钟的路程，却等得我抓耳挠腮，让妈妈和姐姐很是摸不着头脑。看到它以比我稍高的身躯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路边，我的内心一下子平静了下来。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它就彻彻底底在我心里种了下来。

很快，第二年，那棵树就开始长得比我高多了。主干也从我拿在手里时只有铅笔粗变成了水杯的口径。我自己也说不清，每次出去经过那棵树旁边的时候，我总是会远远地就开始注视着它，经过以后，我也是一直回头，直到它消失在视野里。每逢吹台风，我都是会分出一部分心思去想念那棵树，很怕它倒下。直到我有机会再次看到它好好的伫立在那里，我的心才能真真切切地平静下来，在亲眼确认它还好好地之前，一想到它，我内心就有一点担忧。

七岁那年，离开了老家，去了其他地方读书。只是偶尔会回去。所以兜风或者去玩经过那树的机会，就从原本的偶尔，变成了几乎没有。一年里，也就是经过那么一两次。每一次见到它，都是以新的高度和茂盛迎接我。还小的时候，我还真的以为自己的手就那么有灵气了。后来仔细想过才知道。那树正处在一个山坳的中心。大风大雨难以伤害到它，而且山坳中心还有细细的泉水留下来。所以它比一路上很多地方的树长得都要好。在我偶尔还会看到它的几年里，我都是很庆幸，它又变得茂盛了。而相比之下，又不免微微的担忧。因为向风地方的树越来越少，会不会最终暴露了那树，让它遭受风霜雨雪的考验。看着不远处一个个树桩，有时候也会让我的内心带有一点点阴沉。

所幸，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那十年间，它长得越来越好。我记得十七岁过年的时候，它已经六层楼高了，树干也要我一个人合抱了。

原本，那树作为我厚着脸皮得来的得意之作，想在高考之前去看看它。要说为什么，我确实回答不上来。所以我就没有说专门腾出时间或者是找机会去看。就是在十七岁那年开始，快三年了，我就真的再没有机会看过它。尽管我还记得，那树生长在那里，那树生长的应该还好。

只是突然间让我有点心痛的是，时隔两年多不去看，我居然忘记了哪一棵是了。从山坳往隔壁镇的那个方向，是第三棵还是第四棵，我真的忘了。到时候我回去，它变了面貌，而我又变了面貌，又没有基因档案，我该怎么相认呢？

一阵惆怅突然间涌上来。好多事，就那样因为时间久远了，居然就无从考证了那样。就好像现在回到老家一样，得说起我的爷爷是谁别人才能知道我的身份。人们都很讶异于我的家乡话说得那么好，而长得不太像那一带的人。虽说我离开很久了，但是我毕竟在那里生活七年，也算是在那里长大吧。然而，就没有什么人记得。就像我突然间发现我忘了那树一样。我也是有点惋惜以前没有机会跟那树拍些照片，记录它和我是怎么长大的。也许，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种的是大叶相思的最好解释。